國朝文錄

鮚埼堂文錄引

鮚埼堂集鄞縣全謝山先生著謝山之學阮雲臺相國言之當已謂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惟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而予則謂先生深入經窟于漢學宋學皆能講其是而去其非但板行者惟答問他皆未有專書而文則作不徒作皆以補史且不惟補之而已又可為他日史家張本蓋先生生長浙東實承南雷黃氏文獻之傳于江上之師海濱之守皆能通知其本末而又承平既久遺書漸出山巖屋壁搜採無遺與見聞撮審確核故其所作碑誌表傳皆網羅放失闡發幽光能使百餘年海畔孤臣江頭

志士其姓名落狐狸之口事迹歸無何有之鄉者皆凜凜然面目如生不惟補明史之遺並能糾梨洲之謬嗚呼何其偉也至于在朝在野運際熙隆師事友事諸公皆一時魁壘鴻駿之士得所藉手極力發揮或紀旗常之績或誌文學之英或爲循良之碑或作文苑之傳皆據實直書行以史法無所阿徇于其閒是又他日金匱石室之所必收紀傳編年之所必錄者矣先生之序梨洲思舊錄也謂文章之士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玉成之歐陽兗公當有宋極盛之時一時名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梨洲產于百六之會百年中經歷人物視兗公有過之無不及故其文皆

非他家所能有、嗚呼先生生雍隆之代與望溪穆堂諸先生相往來而追述殘明之忠臣 國初之遺老兖公梨洲之人物聚而有之無怪其文集之大堂堂乎如馬遷之史班固之書矣今錄其文為四卷篇幅大長者皆畧加刪節以便持誦諒先生或不以為妄云上高李祖陶識

鮚埼亭文集目錄

卷三

卷四

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鮚埼亭集文錄卷一

鄞縣全祖望紹衣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新昌漆象會念

皇輿圖賦 有序

成周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會土宜之法而大司寇之屬職方掌天下之圖辨四夷八蠻之人九州之國使同其貫大宗伯之屬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大司馬之屬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太宰之屬司書又以地圖得

知山川之數經野之學見於官禮者如此其多然猶未溯其原也在昔風后受圖方州始定蓋世遠莫得而傳至若聖人作易仰以觀天因吉凶而得象俯以察地即圖書而作則所謂圖者山川險易是土分合之圖是也所謂書者貢賦多寡九等之書是也（以此為圖書緣起并序）圖之繫以河書之繫以洛則以天地之中實在河洛之間其中南北適準之故聖人所則猶之吉凶之象聖人所法蓋不離乎周官之所載者近是漢人雜以緯候於是以馬毛之旋龜文之拆浮河溯洛（駁得倒）者當之果爾則吉凶之垂亦當為隕石之屬而後可摹擬以人易（與俞氏刻正之說不同）乎惟其為典籍之至重者故顧命與大訓並陳東序宋人愈遠愈

失以繫辭五行生成之數列爲圖以九宮數列爲書無惑乎窮經之士之曉曉焉且夫圖書歷有原委穆王大訓黄山披圖視典而蕭何得秦圖書以具知天下之要孔安國爲博士具見圖書以注遺經即武皇亦據圖書以知河源班固亦本圖書以成地志益皆（符而確）河洛之舊本也典午以降周秦祕書旣絕司空裴秀撫漢人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審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一十八篇其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圖學之大槩畧具於此而以二寸爲千里唐賈耽作海內華夷圖從三丈三尺廣三丈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宋之祕符李宗諤亦

嘗作圖其後稅安禮亦作地域指掌圖元則臨川道士朱思本作輿圖參之梵人帝師之祕圖與朱舊圖互譯而成蕆用功十年而自謂無憾今世之所存者厪有此本而亦多爲明人轉相增竄名以己圖獨計程畫方之法猶遵其舊耳明嘉靖中山陰周繼志地圖極爲世所稱縱八尺橫二丈每方百里今已鮮足本三古圖書之精意誰克紹之且夫圖學固難而其中以星分合方域爲尤難自古學失傳康成謂堪輿所載皆非周禮之法而自漢志而後有以十二分野配十二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諸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者有以北斗七星配七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禹貢

二十八山者。有自郡鄉諸國而下皆配之者。其說之支離誕妄。寔不可究詰。明初亦有淸類天文分野之書。不過以舊說附會而已。孰若

聖祖仁皇帝、隨術數之妄。傳成周夏之通譜。上參決萬五千里之升（序不符測驗乎驗發）沉下綜乎千八百國之廣袤。恭先聖先王河洛之傳。由此代興。以臣所見賦此圖者。大都張皈章之四徼。而至於諸作之精。則莫有能爲之發揚者。乃拜手稽首而爲之辭。

恭聞神禹敷土。功成四宅。厥有大章豎亥。以步八極。由來天壤之廣大。雖上聖不能以臆測。苟非目驗。無以登史官之籍也。然彼其

察地而觀天如井區而瓜副既求合於寰海之縈羅復取必於豪芒之悉備斯則雖轍跡之徧周或不能窮其界畫古人日遠精義難詳分辰渺渺分野茫茫祝融顓頊之墟特其畧甚騐閼伯之籍且漸亡禆竈梓慎之言不可究覈直劉向之學雖最長而況乎窮騶生之瀛海中郭璞之大荒圖宜南人則駭夫盤庭北客則咲夫浦陽是以後有作者多迷且僻神毖挺生苞符有曜蒼精孕鑑黃牙扶輿上契昊穹下諧嘗爐九野三辰捫脊可照六狄五戎梯航畢到漢與唐經藐不足道乃以

此段正論輿圖之所以製

睿謨而成 鴻裁本周髀之微言通泰西之障礙方田方程之

術雖遂平方立方之旨未晦九章可乘六峑不啻三隅所反五曹已在歷數既以內貫兆輿圖亦連珠入琲隸首運籌商高經界柔欽郭璞測其原闞駰酈元別其派婆羅門通其郵利瑪竇覩其會張騫探源元奘志槃（以中西會通之算計地理故雖窮鄉僻壤無爽忒者從古所未有至擯除前人分野之說）誰謂星遠可算而備誰謂洋遠可計而達量天則垣（但依度而推則尤為不便）次立成度地則疆理圖脈既諧撩夫蒼帝赤帝白帝黑帝之支分遂遍歷夫深土升土成土信土以行遊中以為輿邊以為蓋乃益信夫天之乘氣而浮地之待水而載今夫暘明幽昧之度最不齊（西為中明）山川原隰之區亦多隔內衝中衝外衝之程各分南洲中洲北洲

之勢互易或以順舒或以逆闢左寒而右凉者天之所虛右熱而左溫者地之所厄兩遜而一近者廣無可裁兩近而一遜者輪無可益是皆良工之所臨卷而經營者也而乃方員肯其區盈縮協其度從橫當其程施受諧其勢四語括盡三百六十度爲大圜三十有二篇爲分注析之如碎金之各致其精合之乃完璧之共成其聚一鄉一亭之罔遺一闕一隅之有據不須屑屑於五洲底事區區於兩戒三條之脈未該九郡之文如遇三十二圖合之可爲二圖分之雖一府亦可爲一圖其細如繭絲貞神手也二語收盡天門更無上可尋地戶更無旁可覷斯貞曠千古而誰同吳提示文抑亦俟百王而莫易且世亦烏知夫

先皇觀察之神也耶在昔璿璣之暇遊心經苑石渠講御析疑謁
姒太乙之藜榮光高遠汝藝朕虞各秉斑管敷言之出發訓所選
試舉一二天驚石轉彼夫堯典分州以十二而遼海鵝營於東青
越海爲境虞莫能名亦禹後王分州曰營有周并合以幽同稱兩
漢而降分州曰平其於度屬之故終非能明也不知導山有原一
氣煙熅長白之緜衍宗所因勞是乎諸部斜出乎析津乃飛渡於
金復之島膠萊之澤帝出乎震人生乎寅惟彼大宗之自出所以
爲六嶽之君斯其神悟訓詞敷陳太山發自長白斯上古青州之所以毓瑞三韓蟠橊村李氏欲
中明聖諭而不得其說不知原在舜典中有之山震生寅御製東嶽廟對句也大江之出嶓曰岷山或

者疑之莫配河源乃指金沙諸水以臆爲言荒荒徼外安所覽旃（穆堂集中亦有江源考駁金沙說）不知出於河源之西遠在諸羅金沙諸水以爲歸禹若其阨塞乃在黄勝之關（即此山）蓋自西師告捷使節嘽嘽古所未至盡於極邊而後探討罔不了然三危古裔諸說紛綸昆明居延人各有云不知出乎廿瓣逕接滇雲派沙西峙綱何南分當年吐番之建節鐵橋所屯三藏鼎足以相爲鄰斯即三危得所未聞之（三危即今西域三藏番僧實）若氏之裔衆論兼取證於佛經其博也乃若俄羅遼絕奉我王路始獻輿圖古所未覩其去北極不過廿度爰識颱貳格物之助是則因會同之明情參要荒之掌故廓千古之見聞而正昔人之譌誤者也于古鴻濛

瀏析神禹何之于今海宇清晏

聖主闢之皇是圖精深簡練斯爲寶書二儀永奠自古有作輸
茲善著聚米可觀書沙可蹤獨憐小臣披圖易昧俯察未能揄揚
三歎以藏　淸廟以陳明堂以頒太史以詔職方又何藉乎馬毛
又何藉乎龜文懸之河洛上燭者要括地之象推度之古方斯茂
矣應自媿爲小言之詹詹也

序以河圖洛書爲即是古地圖賦貢之書殷奇最確賦前半發
揮　聖製之以天度算地里最詳最盡後更引　聖祖論
山脈江源以足之燦燦煌煌如仰青天而見白日

國子監石鼓賦有序

石鼓在唐以前無著者其以爲宣王時者始於張懷瓘然張氏以爲諷宣王而作未嘗以爲美也使其果諷恐其不可勒之石矣韋應物以爲文王詩而宣王勒之夫詩中曰天子曰王果謂則受命改元之說信矣此又誕妄之甚者也韓退之而下皆以爲美宣王夫不問爲美爲刺必不應雷同於車攻之篇董彥遠程泰之以爲成王則因左傳國語蒐岐一條而依附之獨孫漢公不取此鼓而未有所以暢其詞歐陽兗公則疑之而又以唐人之故不決南渡以後鄭夾漈以其合於秦斤秦權而以爲出於惠文王之後始皇之

前輩仲至又以爲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但讀其詩亦不類秦音焉楊薺堂以爲北周所造則研北雜志又辨之甚莫能有所折衷也楊用修初亦謂其僞以其文類小篆是已乃其後反僞作東坡本託言尙有完文是則老而耄者歟明末韓背菴始力詆之其作石鼓歌有曰古人制書法有六形聲象意非徒然及觀此鼓殊不爾文繁意晦徒支駢是皆秦皇漢武代古籍焚滅成灰煙謬書僞器旁午出後人誤信何拘牽可謂獨掃一切而顧亭林亦謂其詞淺近不類二雅有鋪張而無意味萬季埜辨之尤力此可以確然知非三后之物而予更有進者古者天子諸侯有畋無漁觀漁非可歟

咏之事此尤不攻而破者也萬氏主孝堂之說余謂石鼓既傷則亦不必深考其何人何代因爲之賦

我來日下敬謁成均乃從戟門之側得窺石鼓之文曾聞昔人之歌咏以爲石墨之奇珍或擬之虹紃結絡或比之瓔樹紛綸或歎爲斷釵覆釜或賞爲切玉鈎銀精氣旁午向科所不能毀寒芒夜朗濟河所不能淪上應黃姑之宿不推記里之輪列在三雍猶是靈臺之遺制以臨多士不須桐木之多聞將尼父編詩之所失載熹平刊石之所未甄填兼金以矜貴登內府而璘瑜四百九十餘字佛龕留其遺跡二千七百餘載藝苑滋其傳聞然而僕竊有疑

二語總撰通篇而重

未敢漫云甞嘗摩挲斷碣沈繹殘觚不特文詞其未合抑亦事謂（在步不符上故先申明）其不符彼其序將帥導師徒若華戢路撥棘攸除左驂右驂王用三驅是謂大蒐宜爲我事若夫魴鯉鯛鱺楊柳紓餘泛渐水求嘉魚薦鮮作供大陳蒞蒞是謂遂事用畋而漁夫度軌量而後講事陽物深而後取材一步一趨史臣所紀不軌不物大君弗懷是故三年而治兵軍實以數四時而講武農事罔乖以修三品之資豆籩以備以作六軍之氣步伐以講斯狩獵所以不流於禽荒而夏官之職所必該者也山林川澤之芻蕘之下吏斧斤罔罟之用屬之輿臺百金之材雖可張而取萬乘之駕不可辱以來斯固在不

舉之列而澤人之所獨裁者也今也水陸並馳禽魚交踐取材惟
恐不多盈庖惟恐不腆其究也乘馬以涉而漂可虞並舟以歸而
途又遠幾好樂而或荒迨流連而忘返貽君子之深譏違先王之
令典彼棠地而觀魚隱公何以爲醜臧孫抗論於中庭太史大書
於汗簡迨泗淵之偶濫則里革之直言難免冬薦之期既過夏槁
之令未展會是濡池之哲王乃恣情而遊衍夫季冬而射魚勤天
王之翠輦斯淮南時則之訓所以駮而舛也脅彌而中裏乃嚴淵
之是犯斯揚雄羽獵之諷所以紱而婉也而謂以尹佚史獺之徒
亦復著聲詩而勒貝碶吾故以爲屬鼎之傳譌則信爲景鍾之選

況乎二雅具在大篆可追以覩車攻吉月之作直是巴人下里之

按寫文不合

詞而史籀之遺法乃下鄰於相斯質之泰權而字偶合按之秦風而音又違斯則譌謬之昭灼闕失之繁滋進退失據鑿枘不齊已見於前人之所論不待於下走之所疑至其縫五羊以爲皮集于孤以成腋笑取材之紛挐陋行文之割裂于水一方本之蒹葭之章爲三十里見之嘻噫之什薅伐勿加則甘棠之思也小大具來則泮宮之列也彤弓矢以錫公侯不閟施之燕遊相陰陽以卜都邑不闕用之漁獵如斯者蓋更僕而未完而非徒蹈襲於東都會

以下放開作收理應如是

同之作今夫神禹岣嶁奇踪詭譎穆王壇山遺字奇零司徒南仲

之鼎延陵季子之銘紛流傳於後世蓋強半其無徵然而見於金石之錄者欲決然斥之而未能此嗜奇之結習亦好古之深情而況是鼓託於逸詩之帙儕以詩文之名歷唐宋以至今蓋灰劫之累更乃海枯而不爛猶完善而崢嶸彼訪三鐘而嘆息思九鼎而屏營固宜其對之而寶惜而不禁摩挲於蒼龍剝落之遺形也夫其序如疾風掃籜其賦如羯鼓解穢乃近人更復斷斷殊屬多事

明故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錢

公神道第二碑銘

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內附六月浙江內附閏月明故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起兵於鄞（挺前半截）大兵之下浙也同知寧波府事朱之葵通判孔聞語迎降貝勒鄞令之葵知府事聞語同知府事公方居憂在東吳丙舍中咯血聞信慟哭絕粒誓死（書法不苟）諸弟已為之治身後事鄞之貢生董公志學首倡謀義聚諸生於學宮王公家勤張公夢錫華公夏陸公宇爋毛公聚奎和之遍謁諸鄉老而莫敢應即所謂六狂生也初十日之葵輸糧於貝勒至姚江姚之故

九江道僉事孫公嘉績故吏科都給事中熊公汝霖已起兵之奏以道斷回鄞公於是夜與疾至城東觀變是日孫公以書來鄞約其門下士故吏科都給事中林公時對爲後繼次日林公謀之諸鄉老終莫敢應六狂生皇皇計無所出宇爍故與公同研席相善途中聞公已至大喜挽公入城遂過志寧遂定謀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葵閒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有定意離席降階迎此二人而公遽碎其刺拂衣而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讙聲動地有戴爾惠者布衣也大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擁公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

三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壘繚祝師之裘。乞哀於百姓。

百姓爲之請。乃釋之。故總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納欵。得貝勒令。仍舊任。鄞之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方西行見貝勒。歸。訾公所爲。乃貽書之仁。謂淪淪訛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稱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即定矣。某當以千金爲壽。公時年未四十。故有稱紳之說。會公亦遣客倪懋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公在旦夕。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堂。坐定。之仁出三賓書袖中。對衆朗誦。三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變色。

因問公曰是當殺以祭纛否語未畢長刀夾三賓而下三賓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充餉乃釋之於是沈公宸荃馮公元飈亦起於慈自鄞慈合兵聲勢響應之仁既以關內鎮兵至而關外黃斌卿亦遣將以翁洲鎮兵至張名振亦以石浦鎮兵至知慈谿縣王玉藻知定海縣朱懋華知奉化縣顧之俊新授知鄞縣袁州佐知象山縣姜圻皆以兵餉來會寧守之人以通判羅夢章行守事而太常莊公元辰助登陴焉公以是月十八日奉箋迎請魯王監國二十八日奉箋勸進七月十一日會師西興王途中加公太僕寺少卿再加右僉都御史分汛瓜瀝公四疏辭新命兼力言爵賞宜慎

不可蹈擬王覆轍澀予名帶固圍請以原銜署事并辭諸弟姪從軍之授爵者十月樞輔張公國維約諸軍以初八日始連戰十日公與諸軍斬馘皆有功而第七戰尤捷時浙西諸府州並起義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而浙東又建國杭州孤懸危甚以兵急攻平湖平湖主兵者爲屠儆林象美書生不曉軍事公請以兵由海道急援之不聽說者謂監國初起江上適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若（插此二斷只緊勝局）用公言則大兵進退兩顧杭州不復能守可遥渡三吳以窺白下而坐失此會此足以見（緊接已入收局）舉朝之得天命也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故總兵方國安自浙

西來軍最盛之仁次之號爲正兵諸義兵倚毗焉而皆無遠畧國
安尤桀横於是議取浙東之正餉予正兵而義兵取給於富室樂
輸之餉謂之義餉議者已知其無成未幾正兵并取義餉而義兵
遂無所取給司餉者不能應公所派爲鄞奉二縣義餉國安撤二
縣不必支應蓋以爲之仁地也於是公屢疏入告王不能詰但以
閣臣張公國維敘公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史公疏言臣郡臣邑
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倚英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
詞旨激切明斷 附疏
臣無惻隱之心也沈宸荃陳潛夫之才畧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
並出臣下而臣反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斬

繳餉囚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不欲爲請殊擢而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史册所載骨肉荊棘聽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聞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而臣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王不許而閩中僞詔之議又起時唐王卽位閩中以詔來張公國維熊公汝霖以唐魯皆係宗藩非有親疏之分同舉義兵非有先後之分今日之事成功者帝若一稱臣於唐恐江上諸將皆須聽命於閩則上之號令不行因議却之朱公大典與公議以大敵在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

即權宜稱皇太妃以報命未爲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非閩人所能爭也於是議大不合原諸公之論各有所見皆未可非但當和衷以求其平而方王諸帥忌朱與公遂謂公不受副都之命爲懷貳心於閩公不得已鬱鬱受官而餉仍不至王以內臣各鳳儀李國輔兼制餉公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於是諸藩既惡公而內臣又從中梗之公兵至四十日無餉然感激公忠義相依不散遂行乞於道率無效者於是公進疏乞餉數十上而餉終不至公疏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無一應命一也撫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甚巨諡贈蔭恤未協輿情

敕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戚畹倚強藩權侔大主三也
諸臣爲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爲不必幾於防口四也新進鼓
舌搖唇罔識體統五也反覆之徒借推戴以呈身覬望之徒冒無
舉而入難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欲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
凌蔑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褒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
漏舟之中迴翔焚棟之下八也所以托國者強半妄先故臣鶚音
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以千百
以水死滷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以
戰死辭累赤紙日不暇給以供應死東南岸國倚舟爲命今士卒

爭并小民求乎以無藝死入鄉抄掠雞犬不遺以財死富民卽曰應輸非有罪於官也而拘繫之有甘心罪經者以刑死沿門供億淫污橫行以辱死劣衿惡棍羅織鄉里以爲生涯以憂死今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鎭之一吸髓也合藩鎭之兵馬不足衛小民之一髮凜凜乎將以髮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臣不知所稅駕矣時國俊外使方王內與督李二奄比而馬阮在方軍遂相呼應見公疏皆恨甚國俊遂飽兼金引三七賓以禮部尚書直東閣相與共擠公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再疏力辭不受會傳聞中遣大學士致鳴駿來浙欲盡科八府之糧以去閩中故無是舉乃馬士英阮

大鉞交構二國之言公致爰于鳴駿以公義動之卽此可以見公之來嘗有私於閩而諸帥之謗不止公旣終無所得餉疏言臣兵不得不散但以舉義而來大仇未復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劾王溫旨慰留而諸將益譖以爲公將棄軍逃入閩先是閩語之類浙也并賜倡義諸臣敕命加以官爵公嘗奉表稱謝遂爲諸帥口實且有令壯士搦取公首者公於是棄軍拜表卽行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蹤跡斷不入閩以遣殄滅遂之溫州避人不得疏大駭知公不可留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落臣黃斌卿鎭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

時方有由舟山窺吳之計也斌卿以舟迎公入翁洲王加公吏部
尚書兼理戶部事公辭不受是為丙戌之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
中插閩事一段
公之解兵也閩中有使召之公以江上之嫌不赴及江上破公由
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為戒
閩中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公疏言故大學士孫公嘉績之
忠為之請卹而閩中又破公避難於福清展轉文石海壇之間與
諸弟無所得米則食麥無所得麥則食薯其後并無所得薯則食
薯之枯者拾青芽以當薪常夜涉絕谷足盡裂乃祝髮以免物色
然其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裡歸途還在

遠邇識者以爲非緇流也乃稍稍有從公問學者公賴其修脯以
自給已而聞鄭彩扈監國至鷺門來往諸島開禡牙舉事丁亥六
此下字缺
月王至琅江公入覲王大喜時文臣在王側者秖熊公汝霖而孫
公嘉績之子延齡年尚少馬公思理位雖在熊上然非越中舊從
也彩推馬公熊公直閣而已署兵部公至以公自代公泣陳無功
請以侍郎署部事不許公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
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
辱可乎國家多難大帥往往拚敗爲功以致日壞江干王之仁報
捷諸營共餘封也臣願海上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

在化南。有感臣忠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聚之可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為先鋒。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相加遺。以為朝廷趨可乎。敘功之樂。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誰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歸於一。今宜以建國公彩為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閩安蕩湖諸鎮此建國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為先鋒。或為殿後。合而為一。毋令與同。如鄰下九節度之師。其次則編定什伍。毋令雜然而進雜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委任建

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請自今以往一切拜封暫行停止特懸一印令於眾曰有能為建國所挑之兵為先鋒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竟與掛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矣或謂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則即令各藩自挑敢死善戰之兵各為一營各懸一印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之兵立功者竟與掛印可耶否耶王以為然於是兵威頓振進下興化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侍郎林汝翥都御史林垐皆起兵鄭三才以大兵援閩亦來際遂爾福州而浙東山寨亦各起兵遙應前此六狂生家居者謀取寧紹台諸府與公兵為犄角之

勢復為三賓所告而死王之初至閩也招討鄭成功待以寄公之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三年蓋修浙中頒詔之怨也至是公頒明年戊子監國三年曆海上遂有二朔然公嘗有書與成功獎其忠義勉其恢復故成功不以為忤於是王大媿嘆始知公前此江上之議出於平心非訛於閩嘗謂公曰先生所上奏疏予皆貯藏之燈下時時覽焉明年王次閩安晉公大學士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然不許鄭彩之下諸城邑也自以入閩可指顧定是時諸將稱大營者六自彩而下平夷侯周鶴芝同安伯楊耿閩安伯周瑞義興侯鄭遵謙蕩湖伯阮進定遠伯鄭聯兵力亦無以大相過皆惡彩

之事頓彩益横及售能鄭二公而逆師大書故公力辭相位既不
（此公辞書起兵處處樹子可嘆）
得請每日紫艇於駕舟之次票擬奏章即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
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都覆細小
之事大者則彩主之雖王亦不得而問也初彩與公頗相睦自熊
公死并疑公時督相劉公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城將陷總兵涂
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公貽之書謂
將軍不聞宋末乎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宋
祚歸之而況不爲宋末者乎登華乃詣彩降彩欲使其人守之劉
公不可彩掠其地公與劉公書不直彩而書爲彩邏者所得彩恨

甚。以爲公樹外援以圖之。覲見之次。故誦公書中語以勸公。公憂憤交至。而彩自是亦知爲諸藩所惡。不復協力進遊海上。進江失守。公聞之。以頭觸枕。所死血疾大動。遂絕食。王賜藥亦不復進。六月初五卒於琅江。公生於萬歷丁未正月望日。得年四十有二。夫人董氏。以是年四月卒。子曰兆恭。尙寶司丞。曰魏恭。先亡。庚寅六月。兆恭亦卒。公遂絕。（以此始以此終）而撓所謂六狂者。董公志寧。王公家勤。華公夏。以戊子謀鄮城應翁州。不克。家勤夏死之。志寧逃入翁洲。辛卯城陷。死之。張公夢錫在山寨。庚寅寨破。死之。陸公宇燝以癸卯謀應海上。逮死。惟毛公聚奎亦累被逮。亡命得免。公諱肅樂。字虞孫。

一字希聲、學者稱為止亭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對藥涇人、錢氏於鄞為右姓、曾祖鳳午、封禮部主事、祖若庚、知臨江府、萬歷直臣、以忤江陵幾死者也、父益忠、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太夫人楊氏繼傅氏、登崇禎丁丑進士、釋褐知太倉州、寧州有母訴其子者、公撻之。其母請置之死。公曰、汝止一子。殺之、將以他人為子。未必勝所生也、且悔之矣。語未畢、母子抱哭而出。有兄弟訟者、公曰、汝以小忿傷天性。吾撻一人。則汝結怨、且終身矣。可退思三日來。及期、兄弟慚媿請罪。公狀貌甚文弱。見者易之。而大義所在、守之甚剛。常熟　侍郎　林居。延攬天下士、多歸門下。聞公名、百方招

致之公卒不往　晚節披猖始知公之先見署崑山方大旱崑
民揭竿掇栗圍朱太守太受窘而太倉亦告變公急以兵誅其渠
而嚴飭巨室之閉糴者不三日兩地皆安堵以考最遷刑部員外
郎丁瑞安艱家居國難已亟時時從邸報中悲憤時事雖在倚廬
而每飯不忘多見之於詩初公之少也嘗夢日墮其手公以手扶
之稍稍上而卒不支日漸小漸晦卒隨臂而下心竊異之嗚呼公
（對東六先生）
之在江上也厄於方王公去江上不旋踵而列戍崩潰方王同歸
於盡公之在海上也厄於鄭氏未卒哭而鬩土盡失鄭彩亦見摧
於延平以死則甚矣庸害國以自害也雖然浙東列郡並起

事。事敗之後。獨吾鄉山寨海槎。相聚不息。諸義士甘湛族之禍。敢於逆天而弗顧。卒延翁洲之祚。至辛亥而始斬。則公之感人者深矣。公殯琅江六年。福清葉文忠公之孫尚寶進晟謀為葬之海寧。故職方姚翼明時披緇海上。尤力助之。乃乞地於黃檗山僧隆琦。而修塋道焉。所著有正氣堂集。越中集。南征集。共若干卷。亂後不完。今存者十之五。余編次為二十卷。公死幾三十年。仲弟肅圖始舉子。以為公後。曰濬恭。越九十五載。濬恭年已七十。欲修墓於黃檗。乃乞余詳節公文集中諸事跡。合之侍御所作家傳并諸野史。之與同參伍考稽。以為公神道第二碑。銘其銘曰。

眞人御世兮六宇偃兵孤臣空懷故國兮將何所成浙有方王兮
閩有鄭天降魔君兮莫之能爭公魂西逝兮錢江公魄南去兮琅
江來歸舊宅兮甬江尊以義旗兮堂堂前揚波兮後亘水看寒芒
兮箕尾可憐孤兒七十兮賦大招公歸來兮聽吾誄
直從起兵敘起分爲兩截前截敘江上後截敘海上在江上爲
方王所忌在海上爲鄭彩所持而公遂鬱鬱死矣末乃補敘生
平而以論斷結之最爲撥整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命雖一歲遂定而山海之間告警者尚累年吾寧之首事者爲錢沈二公其間相繼殉節者四十餘人而最後死者爲尚書張公方錢忠介公之集師也移檄會諸鄉老俱來到獨公先至忠介相見且喜且泣既舉事即遣公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王授公爲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官如故入與制誥出贊軍旅公雖與忠介共事而持議頗不盡同閩中頒詔之使至議開讀禮張公國維與熊公汝霖爲一議朱公大典與忠介爲一議公出獨以爲當如張公之言因請自充報使

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王從之及自閩還果有建白不見用江干之
破也公泛海入翁洲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公從之既
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公
勸名振還石浦招散亡以謀再舉乃偕還王加公右僉都御史時
威虜侯黃斌卿守翁洲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爲犄角明年松江提
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大風
覆舟沈公廷揚死之公與名振等皆被執有百夫長者識公導之
使走閒道復歸翁洲時忠介已奉王出師於閩浙東之山寨亦聲
起遙應之公乃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王保

翁洲名振嘗國名公以所部入衛加公兵部右侍郎辛卯浙之提
督田雄總兵張杰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　大兵
下翁洲名振奉王親搗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翁洲陷
公扈王再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軍甚盛既不肯奉王諸藩畏之
亦莫敢奉王公獨以名振之軍爲王衛時時激發諸藩使爲王致
貢然公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與純臣也成功聞之
亦大作用也夫若而人者不致有己亥之敗
亦曰侍郎始終爲魯並與吾異趣哉故成功與公所奉不同而其
而公之志遂衰
交甚睦癸巳冬復關行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
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

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達江寧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
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州儀眞抵燕子磯而所期終
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是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付公乙未成功貽
書於公謀大舉丙申公軍於天台丁酉大兵遷翁洲之民公還軍
翁洲時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明年五月
成功會公於天台悉師以行次崇沙公曰崇沙江海之門戶也有
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為老營倘(先思退步最穩)有疏虞進退可依也不聽公
請以所部為前軍向瓜洲時大兵於金焦閒以鐵鎖橫江所謂滾

江龍者也。譚家洲岸。皆西洋大礮雷鍧。公孤軍出入其間。成功遣
水師提督羅蘊章、以所部助公。又令善泅者斷滾江龍。而攻軍進。
奪譚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斷。公即進趾上流。奪其木城。以次擊之。
滾江龍雖斷。舟多應礮而沒。不得前。公登舵樓。焚香祝天。飛火夾
船而墮。遂以七十舟貫波。公渡譚家洲。守礮者亦走。木城俱潰。操
江都御史朱衣祚被禽。明日成功始至。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
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寧來援。公曰、吾但以偏師
水道薄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爲。[illegible]功即請公行。六月二
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公乘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致書

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大兵之征黔者凱旋聞信倍道而至請同守城於是嚴備已具七月朔公帥卒七人乘虛入江浦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爲江楚往來之道請公往撫之公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爲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等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軍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而公師所

至禁止抄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
下以爲十五年來所未見也公所至城邑入謁先聖道臣故老赴
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則靑衣待罪者其政績而去留之
遠方豪傑延問策畫勉以同仇多有詣師期而去者於是徽州降
使方上謁而江寧之敗問至（補敘其敗之由）初公移成功書以師老易生他變宜
遣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自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
自守則堅壁以待俟四面克復收兵日至自下在掌中矣成功以
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城可旦夕下雖有遣水師提督羅蘊章
招撫與會之命而未行但命八十三營牽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

并造木柵而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兵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遏者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一空化鳳諜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以去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壘未就大兵傾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亦以馬蹶被禽死之軍遂大潰初議取崇沙甘輝之言與公合及議（孔楚所見略同特偏）（補出）過蘇常援兵輝言亦與公合而成功皆不聽以致敗公之聞信也以為雖敗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秘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為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并撤鎮江之師竟入海江

督郎廷佐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公歸路。期必得公而後已。公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尙未知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前此豪傑來見者。又多成約。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日。次銅陵。與大兵之援白下者遇。公奮擊敗之。沈其四舟。是夕。大兵以不利東下。礮聲轟然。公軍誤以爲來劫營。遂潰。公乃焚舟登陸。士卒願從者尙數百人。十七日。次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至。士卒紛竄。相依止一童一卒。迷失道路。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蹤跡者多。導脫身去。又以賂解散諸蹤跡者。由樅陽出江。渡黃溢。抵東流之張灘。

陸行建德祁門山中至休寧買棹入嚴陵又恐浙人之多識之也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出天台公之在途中也海上人未知所（縱對文情令人想見落日）向或曰抗節死安慶或曰殉英霍山寨中或曰爲浮屠矣父老多北向泣下者及聞公至婦女皆加額壺漿迎之人謂是役也以視文丞相坐坑之逃其險十倍過之而其歸則郭令公之再至河中也遂駐節天台樹纛鳴角故部漸集乃遣人告敗於滇中且引咎滇中賜公專敕加官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移師林門會軍於桃渚時大兵兩道入海討成功皆失利而成功以我敗之餘雖有桑榆之捷不足自振乃思取臺灣以休士公聞之不喜辛丑引軍

入閩。決於沙關。成功已抵澎湖。公遣諸官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軍中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恐亦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成功不聽。遷界之役。沿海之民不願遷。大兵以威脅之。猶遲延不發。公頓足嘆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乃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此機以取閩南。成功卒不能用。公遺書故侍郎王公忠孝都御史沈公荃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勸其力挽成功。而卒不克。公孤軍徘徊兩島。要其劉琨祖逖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而滇中事急。公復遣子木入臺。苦口責成功出師。成功方得臺。不能行。未幾。滇中遂陷。成功亦卒於臺。公哭曰。已矣。吾無望矣。復還

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求商公又寄郎以書約故尚書盧公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亟予錦囊三矢之策。於是公厲兵束裝以待閩中之閒。是年。浙督趙公廷臣與　中朝所遣安撫使各以書招公。公復安撫書。大畧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生民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糗粉糈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傷慾。況復重之以遷徙。訛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界我。在貴朝

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使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
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開而沿海藉我外
兵以禦他盜是珠崖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與貞如故特恐執
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使即當夕
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閩南消息既杳鄭經偷安海外公悒悒
日甚壬寅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公哭曰孤臣之棲棲有待徙苦
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告祭於
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嶴懸嶴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
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公結茅焉從者惟故參軍羅子

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初公之航海也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以入告
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即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孝通弗為徐庶兒他日不幸作趙苞以自贖公父亦潛寄語曰汝弗以我為慮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終大吏又强公之夫人及子以書招公公不發書焚之已亥始籍公家然猶令鎮江將軍善撫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嗚呼
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蓋亦自求亡國大夫所求有而公百死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於是浙之提督張杰惧公將為患

又按叙

通接上段

朔必得公而後已琢得公之故校使居翁洲之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羅之舟至故校出刀以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畜雙猿以候動靜舟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執公并子木就王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杰以客禮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來速死而已數日送公於杭出寧城門再拜歎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杰遣官護行有防守卒史丙者坐公船首中夜忽唱蘇子

卿牧羊曲以相感動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雖然吾志已定爾無慮也扣舷和之聲朗朗然歌罷酌酒慰勞之而公之渡江也（可歇一處）得無名氏詩於船中有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公笑曰王炎午之後身也浙督趙公寄公獄中供帳甚隆許其故時部曲之內附者皆來慰問有官吏願見者亦弗禁公終日南面坐拱手不起見者以爲天神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嗚呼制府之賢良在張洪範之上然非仁祖如天之大度則褒忠之禮亦莫敢施非公之忠亦無以邀仁祖之惓惓也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遙（明情惟恐如此枕衾何哉）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

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公諱煌言字元箸別號蒼水浙之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也父刑部員外郎圭章太夫人趙氏感異夢而生公公神骨清削勁挺生而跅弛不羈嘗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怒先宗伯公之仲孫穆翁雅有藻鑒曰此異人也乃以己田售之得金三百兩爲清其逋而勸以折節讀書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三中舉崇禎壬午鄉試感憤國事欲請纓者累矣而卒以此死生於萬歷庚申六月初九日得年四十有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公之未死也嘗賦詩欲

葬湖上岳忠武于忠肅公二墓之間於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購公首而杭人張文嘉沈横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者豫爲公買地經紀之而鄞人萬斯大等葬之南屏之陰從公志也姚江黃公宗羲爲之銘子木等三人附焉至今七十餘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多以炙雞絮酒酹公墓下者而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雜子木者名綸以字行溧陽人也己亥公在江上子木挾策上謁公以其年少而負奇有待河李瑪之目江寧之敗也子木涕泣頓首固請成功無遂去而不能得成功因孫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叅成功軍事旋奉父北行

將赴公營，卒與大兵遇，格鬬于水，墜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不復赴公營，公勉以立功，卽爲報仇，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王鄭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僞謂從死王居敬者，字畏齋，一字采薇，黃巖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後爲僧，名超遯，頗能言公遺事（點綴到此饒有餘妍）亦不負公者。前此誘執公之故校，得以功授千戶。奉大帥命巡海島，猝遇公之舊將，憤其害公，執而殺之。予嘗謂公解軍而後已將以懸嶴爲首陽，向非張杰生事，微功公似可以無死（妙在前後），然是時公猶未五十，非甘心黃冠以老者也。若留公至十年以往，三藩之禍公決非肯晏然坐視者，而謂中土能忘情於公乎。此文山之所以

不見保於蔞炎也且天下無惜死之忠臣剖肝絕腹正所以全歸也公丙戌以前文字皆無存者今所存者有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水槎集其雜文也北征錄己亥紀事之編也采薇吟則散軍已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共八卷公既受防守卒史丙之義遂日呼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宜興人徐甕章者從丙抄以歸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爲最後而所成亦最傑然世人但知奇公之忠誠而余更服公之經畧故涉歷山海之間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猴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窮嘗有盜公之衣者部下禽而獻之公曰衣在我爲我煖在

爾為爾媛其媛一也卽以其衣賜之其大度如此銘曰
天柱不可一木撐地維不可一絲擎豈不知不可聊以抒丹誠亦
復支吾十九齡嗁鵑帶血歸南屏他年補史者其視我碑銘

此公才畧在錢肅樂之上使成功能從其言時事未可知也文
夾敘夾議極力寫生後幅奇情悶起尤令人邈然天外

鮚埼亭集文錄卷二

鄞縣全祖望紹衣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鈌之評點

新昌漆象曾念莪校刊

明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碑銘 此篇雄健

順治八年辛卯九月　大兵破翁洲大傅兵部留守華亭張公闔門死之　○就一步叙起　大兵入其家至所謂雪交亭下見遺骸二十有七有懸梁間者亦有絕環而墜者其中斑貂束帶佩玉者則公也廡下亦有冠服儼然者則公之門下儀部吳江蘇君兆人也有以兵死者則諸部將也亦有浮尸水面者　大兵爲之驚愕却步歎息遷延

而退命扃其門鄙之諸生聞性道時在隨征府倅喬鉢幕中聞而亟往視之思爲之殮頃滿城鼎沸無所得棺公之故將敎都督應元已爲僧補陀公前此嘗托孤者也翼日入城謁師府乞葬故主諸大將皆怒曰汝主久抗天命以拒　天兵汝其餘孽也方竄伏不暇敢來葬此骨耶命縶出斬之應元曰山僧本戴頭而來得葬故主當歸就僇乞假命一日耳提督金礪憫之乃曰是出家人姑貰之於是應元舁公尸出城社道與定之諸生謝歸昌及補陀僧心蓮等募鄉民舁公將屬及賓從等尸出城然卒無所得棺乃以火化之貯以三大甕其一貯公骨其一貯公四姬一婦一女孫諸

塟骨其一貯儀部以下骨葬於補陀之茶山茶山者應元所築寶
稱菴以避人者也時公尚有一孫茂滋遺命勿死以全宗祀茂滋
將負公骨以歸未幾茂滋亦卒公無後應元乃不復歸公骨而身
居鄮稱菴以奉公墓未幾應元亦卒寶稱菴圮公墓遂沒於榛莽
間雍正丙午予遊補陀諸僧導余遊故蹟予渠弟往而先登茶山
求公埋骨之地尚有一石題曰張相國墓隱秀菴僧百成余宗人
也請余曰子既崇封公墓曷爲文以祀之其祀牲之石吾當謀之
（先生請擇其大節斷是與評校從家）
以爲山中之重予乃博考舊傳二王野乘參之明史折衷於茂滋
所述論定其與同以爲公碑按公諱肯堂字載寧別號鯢淵南直

隸松江府華亭人也天啓乙丑進士釋褐知大名之濬縣流寇方充斥河南彰德等府烽火相望與大名秖隔一河公練民兵沿河立堡團甲禦寇寇至界輒避之莫敢渡者大名守盧公象昇以爲能令濬河諸縣皆倣之因盡行其法於畿南其後所謂天雄軍者也以考最擢御史崇禎八年流賊陷鳳陽皇陵震驚公疏劾閣臣且條上滅賊方畧有五等出按福建還朝掌河南道疏言監司營競紛紜意所欲就則保留久任意所欲避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明歲閩粵道路往返動以數千程限稽遲多踰數月故有一番之更移者必多一番之擾害帝是之十二年疏言裁糧之法當以屯

實練如欲求練總練備之官先於衛所世弁求之而即屬以清核
不知此遂至增兵增餉紛紛議及天下
本屯之任欲得兵卒宜即於衛所官軍餘丁中選之而即令補其
久虛之伍欲求兵餉宜盡查各衛所軍產原額復之而即課以開
墾之事舉一練務即可復一屯職選一新兵即可還一舊餉河北
山東地相錯一方奏効餘可迎刃辨也章下所司當是時亡國之
政莫甚於練餉而屯田雖有二撫不過虛諾使能以公言實力行
之可救其弊而爲時已晚終不能用楊嗣昌出督師遂能文燦公
知嗣昌之必仍用撫也疏言文燦喪師辱國今輔臣出賊又必以
撫乞憐伺間而動請著爲例自今有爲撫議者議出編氓行伍以

奸細反間論議出道將御衿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師以設國論疏入嗣昌果大恚奉旨詰責十四年言嗣昌受事且二年賊勢日横宜解其權豁未報而嗣昌已死是冬公言討賊之人甚多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撫提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禍中宗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督師者將於中而運以發從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爲事乎今爲秦保二督者將兼領提封相爲犄角之勢乎抑遇賊即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之急可以擇利乎凡此皆繫中樞冥冥而決諸

可笑至此矣

二安術不敢則安得不敢

臣慣憒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下所司詳議於時天子憂勞殊甚頗威操切之治大吏稍不當意輙置於理而荒殘之地逋稅至數十萬征輸愈迫流亡愈多適大祲二京山東西河南陝西等處人相食大吏以餉匱之故令有司催科如故公疏言天災可畏宜行寬大之政今任繭絲之吏以求必不可得之糧弱者轉死溝壑强者嘯聚山林是驅之爲盜也長官一切以法從事囹圄盈滿而盜不可除其不爲盜者皆以餓致奄奄何以禦盜宜下肆赦之條捐逋欠招流亡赦過誤開自新庶幾可以挽回天意會名舊輔周延儒入京

公而陳要務延儒是公言捐糧五百餘萬清寃獄以千計皆公之力十六年疏請休復向來言事諸臣於是原降科臣李清等皆得召用自公掌道凡所敷陳（東林前矣）不違同時門戶詭激之習皆其可見之施行者是年陞大理寺卿以都御史撫福建初下車平漳南大盜總兵鄭芝龍舊以作亂海上受撫官至大將頗倚巢窟跋扈芝龍招大盜五十餘人報公欲爲標下用公曰勦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則不可以疏告於朝得嚴旨悉斬之芝龍以此恨公南中失守芝龍弟鴻逵奉唐王至公具啟迎之王復書以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讎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

天南一片地先生保障以待中興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書至急以書約漳浦黃尚書道周尚書故自浙入閩馳至芝龍意頗猶豫而以其弟鴻逵所迎勉就約六月監國七月稱制晉公副樞再晉總憲公面陳恢復大計因言江干之禍皆由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逃今聞其在浙法所不赦故唐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士英叩閽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爲之請詔令其恢復杭州始中寄於是士英竟不得入芝龍益恨王銳意中興顧后曾氏以知書頗參預外事王臨朝則后垂簾坐後共聽政公疏言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善之德助成王業然皆宮闈之中照爲贊助若垂

廉之制非聖世所宜不可以示遠人疏入會后患王遂疏焉說者謂唐王在烈廟時有英察之稱而溺於內變如此有以知其不能成大功也芝龍無意恢復亦惡公之日以親征勸王思黜之猶以贊襄功晉太子少師官冢宰仍兼憲長而以其私人爲巡撫奪其兵丙戌正月公累疏請兵詔加公少保兼戶部工部尚書總制北征勦奉旨賜劍撫鎮以下許便宜從事而不過空言時公孫茂滋家居方遣汝應元歸省之而與淞兵起夏文忠公允彝陳公子龍爲之魁汝應元者雄駿人也以公命奉茂滋發家財助軍閩中授應元御旗牌總兵官已而兵敗徐公孚遠浮海赴公而茂滋亦與

應元至爲公言吳淞雖事不克而敗卒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之者可一呼而集公乃請王自視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由海道抵吳淞招諸軍爲犄角所謂水師之議也曹文忠學佺力贊之謂微天之幸在此一舉乃捐餉一萬以速其行公請以徐公孚遠朱公永祐趙公玉成參其軍而以平海將軍周鶴芝爲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爲中軍樓船將軍林習爲後軍晉公爲大學士行有日矣芝龍密疏止之以鄭必昌將步卒先公發而令公待命閩上徘徊半載朝事不復相聞鄭尚亦隔絕六月復下督師之命軍資器械并餉三萬已爲芝龍所取公自募得六千人七月閩王親出師延

平且幸贛州方引領望消息而芝龍引　大兵入追王及之公痛哭誓不欲生會鶴芝軍至勸公非封疆臣不如振旅以爲後圖公乃入其軍鶴芝遂與公謀出師破海口諸城由閩入浙有周洪益者爲湖伯阮進部將也塅公於路踉當入翁洲翁之總兵官黃斌卿者無遠畧雖外致隆禮館公於參將衙署而公所言非用也鶴芝之議乞日本師已有成約斌卿沮之鶴芝怒入閩斌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副安昌王以行日本不見鶴芝之師卒不出公不得志栽花（以記作小品文亦佳絕）種竹於園中作寓生居記以見志其詞曰張子以觀師之役航海就黃侯虎癡於翁侯館余參戎之署中有藕池臺焉張子葺治之

論兩春秋稍成緒忽自眘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賛運甓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得生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憮然歎曰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四方其附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為人指以故不能為有用之用如楩楠栝柏之大顯於世而又不能為無用之用如擁腫拳曲之託覆其短以至戴鰲三傾擘巘再戾疆孤撐而萃撼之蠶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翔宁之上荊棘生焉余

都為萍渺中梁詞已甚隘詞氣甚傾所謂而雅有求乎之風者

因爲潸斷淩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余因爲梗飄淩假而師旅之命湯火蹈焉余因爲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詎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傍有圃又有地主如黃侯含菴公堂下猶子榻乎夫旣適然遇之則亦適然寓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宗逆旅一宿無鬥焚掃余嘗校其意趣以爲竺先生似伯夷菴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處欲袪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菴視天下無寓非適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余將齊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柴舟估岸其視易京郿塢將孰險孰夷耶彼其榮悴於同臭

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
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佐俞扁而起膏肓則
余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槩也然而感慨係之矣
又貽姚江黃都御史宗羲書曰銅槃之役僕惡敢後顧瓢梗隨流
安假黃鵠之一羽皆指斌卿之擅命不肯與諸將協力而思據彈
丸以老也無何張名振等奉魯王至公力勸斌卿奉迎不聽諸軍
問罪於翁斌卿衆敗乃求救於公公爲之上章待罪請使之改心
事君名振等不可斌卿遂死王入翁以公爲大學士輔政公虛所
居邸以爲王宮時從王至者太保沈閣部宸荃以公耆德宿望讓

爲首揆而國事盡歸名振公亦不得有所豫每飛書發使不如意者十九則憤恨不食咄咄終日然老成特正中外倚之翁人有納女於王者公聞其已嘗許嫁於人疏諫王遽却之築雪交亭於鄖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嘗歎謂蘇兆人汝應元曰此吾止水也兆人對曰公死兆人必不獨生公撫其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乎應元曰諾於是應元披緇赴補陀而兆人始終從公又二年而大兵至張名振奉王擣吳淞思以牽制大兵而以公爲留守公遣蕩湖伯阮進邀擊大洋風反師熸　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勛固守力竭城陷先一夕少保禮部

尙書吳公稚山至作永訣詞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愁學圃閒又特載一詩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艱留與千秋靑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因集家屬曰無爲人辱及晨諸姬方氏周氏畢氏冢婦沈氏卽茂滋母也女孫茂漪俱補敘死狀先投繯諸姬姜氏投氷畢姬先登方姬止之曰死亦當以序莫匆匆也公曰善乃以序而上及諸僕婦諸婢之從死者公謂茂滋曰汝不可死其速去然得全與否非吾所能必也公投繯繯絕塵甫動家人報蘇儀部縊廡下矣公亟呼酒往酹之曰君少待我復入繯九月初二日也茂滋狂號欲共死中軍將林志燦桂掖之行甫出

門而亂兵集茂滋脫去志燦桂等以格鬭死蓋自　天兵南下所向不血刃以其一郡抗命者曰贛曰金華其以一縣抗命者曰江陰至翁洲不過孤島如黑子而竟相支拄多所夷傷至使諸將皆以為南下所未有于二京殆有光焉則元老之所以報國者良無媿矣嗚呼以公經世之才牽絲則為循吏入臺省則為名諫臣撫軍則為賢節度顧皆不久其任未得展其用乃遭喪亂先覊戢（[illegible]音[illegible]切）於閫中事或猶可為也而厄於悍帥及己丑以後延殘息耳試讀先生亭記令人黯然神傷其云不徒死則止水之先幟也補陀（[illegible]）為大士道場僧者所弗信顧得公之骨葬焉海島為有光矣公生平以

用世爲學不以詞章自見及蕭寥島上始稍有述作以遺日而高雅有承平之遺風惜兵革之之後所存百無一而雪交亭自亂後公所植一梅一梨獨無恙浙東諸趙氏如黃公宗羲按其種於姚江高公宇泰接其種於甬上至今二邨亦皆有雪交亭其銘曰小白華叢匪香翩翩兮海印池邊玉盤盂如船兮縞衣綦舞足清歎兮遙墅野交衛枝團團兮公乎騶貧遊此間兮百年過者曰是唐宰相舒公之所兮

此公負經濟才而不得展高風雅度全大節而有閒情眞神人也文以雪交亭爲前後關鎖以寓生亭記爲中流砥柱於愁雲

暗霧之　得霧月光風之槩文章足移我情不啻成連之海上
矣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爲之行畧。以求埏道之文於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作。既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余讀行畧中、固嗛嗛多未盡者。蓋當時尚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繁。世之稱之者。不過曰始爲党錮（公闕扱地綱）後爲遺逸。而中閒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亡。諸大家有爲吳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

聖天子蕩然諱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

孫千人之請捃摭公遺書參以行略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
石并以爲上史局之章本公諱宗羲字太冲海內稱爲棃洲先生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
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即不瑣守章
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留意也忠
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昕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
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淸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
獄門戶𢖍廢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顧不令
太夫人知也莊烈即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冤至則逆

奄巳磔。有詔宛奄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祖父如所贈官。廕子。公既謝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劍籍。由欽程奉奄旨論劾。

〇首敍報父仇。所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也。

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長錐。錐顯純。流血被體。卒論二人斬。妻子流徙。公又毆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莊烈如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

〇先〇寫〇學〇一〇段爲後講學作〇引

旣歸。治忠端公葬事畢。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逮也。謂公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

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以為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遊。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奭齡為之魁。姚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為計也。公及門年尚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摧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公。皆以名德重

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時擬之程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歷諸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因建續抄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定蕭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公自教之於是儒林有東浙三黃之目（摠按上段寫党錮）方奄党之錮也東林將鼓復然之焰馮都御史元颷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崇禎時中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將起馬士英為鳳督以為援阮大

鋮之浙卽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拒之乃以大鋮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寧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鋮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奪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入京陽羨欲爲公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甲申難作大鋮驟起南中遂

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
禍作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憲亦逮至鄞論死
(孝勳首段)
謝氏應賓士桂亡命公等惴惴不保獨帖狀出而　大兵至得免
(結上完節起下起采從子帶敘劉公葉錢第二段)
南中歸命公跟蹌歸浙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
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
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援李泌客從之
義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爵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
監察御史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言其當殺熊公汝霖
恐其挾國安以為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

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能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决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即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遂渡海劄潭山、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會大兵已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公遽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尚五百餘人、己丑、

閩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起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俄而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覺靴刀待命蕩湖救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與同其開立致禍公既失兵日與尚書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尚居故里而　中朝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為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即行覈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止當事

以燕王二侍郎與公名並懸象魏而公猶挾帛書欲招婺中鎮將以南援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間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間使至被執於天台又逮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公爲首其得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懾也其後海氣漸滅公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於是始畢力於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尚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間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蕺山之緒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

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墜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學院學士葉公方藹先以詩寄公從臾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九山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奏　御前錫嘏聞之大驚再往辭葉公乃

此段止叙講學筆勢雄擬

上未幾又有　詔以葉公與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修明史徐公以爲公非能名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公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既耄期已亦老病爲辭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　詔下浙中督撫抄公所著書關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參史局又徵鄞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同修皆公門人也公以書答徐公戲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是時

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

廟堂之上鍾呂相宣頎皆以不能致公爲恨庚午刑部尚書徐公乾學因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　上曰可名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蒸瀕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當宁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於戊辰冬已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乙亥之秋寢疾數日而歿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

棺而葬婁葉氏封淑人三子長百藥次正誼次百家女三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此段敘著書而以論文結之）儒林之藪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内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戒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

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歷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故一卷太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共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爲不傳之秘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二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思舊錄二卷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後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駁參正者

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
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
尚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及自著年譜諸
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
（想其瞻）
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
（評論極精）
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
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掃盡近人規撫字句之陋故公
（總叙撫傳附叙）
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變謝臯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
（承上敘傳補寫一段）
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例夫誠意伯撤座之說

以太祖實秦韓氏者也歷志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
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
（宋稿中凡三駁議論）
仍其類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
向著述强半登於班史如三統歷入歷志鴻範傳入五行志七畧
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
逃而公於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
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
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
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

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晚年亦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嘗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即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京師語及先澤爲悵然久之余乃爲之銘曰

（三語如鐵鑄成字不可移易）

猗國而備者一人剏其爲甘陵之党籍厓海之孤臣與浩燏燏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此文分三大段前篇党錮後寫遺佚中敘起兵從亡諸案而學

術則參差聯貫其間一挽已見大意銘語鈕束最緊眞悉心營搆之文但處處夾入細碎欲使一節不遺以文法論之似在可省因與前錢張三碑並各刪去千餘字以便持誦先生可作或必不嗤其妄也

○○亭林先生神道表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濟、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監紹芾、贊善生官蔭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即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寧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

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句提通篇)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才以致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為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遊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横插議論)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

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求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故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性書金石之文到處即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攷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

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日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據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何多余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精住前文用那作傳寫法）初太安人王（特敘其母卽爲下半篇文情）氏之守節也爲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

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檄與嘉定諸生吳其沆
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郎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
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
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
名徵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尚未葬不果次年幾（縱起可轉紬奇）
（波獲幾脫本）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
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為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裘履浮華
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了不足
恃既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寧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

衣冠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覩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禽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槃訟曹而即槃之奴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 者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役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惧失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

亦笑曰尊人之下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

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怨之始得移
訊於松江而訟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
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
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既而
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
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
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又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
於鴈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濕不欲久留每
言馬伏波田畤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

下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亥年自山東入京師五謁思陵（原本此處有發山東來黃氏舉集）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案得李因篤而歸）初先生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對上雖關汍南扶桁亦生心事）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

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即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方

（三四字疊綴如貫）

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午大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訒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蓋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

（矜與其中相映）

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

欲見之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强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謝絕講學又高當時大老一籌）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累則已甚矣又況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章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爲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

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耶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輦下先生既負用世之畧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即饒足徐尙書乾學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方東南人[illegible][illegible]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問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轍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尙淊淊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

安人卒於崑山箚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無子徐尚書爲立從孫洪愼以承其祀年六十九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千墩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

仍以叢遞精

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徐尚書之冢孫函持節粤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余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

即以此語束通篇

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

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

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泉拜母庶無愧作

奔走流離忠孝兩不得遂雖精衛銜石塡海無期然據其志事亦張子房之流亞也特成與不成異耳文橫空從著述敘起先輩誌表中有此一格以亭林志既不遂其可見于天下後世者惟所著之書耳中敘類謁諸陵心事躍躍而總歸到其母之志上去九原可作當嘆其文實獲我心

二曲先生窆石文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願爲之碑其墓而屬余以文余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門曰吾以爲未盡也異日國史將取徵焉子其更爲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睠睠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爲二曲先生西安之盩厔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

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亭林有母三曲有父）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爲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甚貧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千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無以爲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修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歸而求之有餘師）時先生已麤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而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里巷閒閭而

術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聖學爲己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覽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修悔過則以悔過自新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

（提可謂通儒之旨）

（切光可師）

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故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氏子其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其根原。剗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即提通精）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悔過改過）

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頴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躧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既而悔曰合六

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陝撫白君欲薦之袁韻得免陝學許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力言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果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日懼傷其心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遍覓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張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

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先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學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靜中淚下如雨搥胸且悔且罵曰嗚呼汝此行爲何事而竟喋喋於此開何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顧高諸書亦何益申且不能寐即戒行毗陵學者固留不能得時祠事且舉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蓋先生祀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

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泰拓魂之主取其冢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君覓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皐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方踪哉古人學眞行實輕於一出倘受諂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即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微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入上時先生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馬送使覲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卧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復得

旨名對時詞科薦章遍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
欲致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守之先生固稱疾篤
舁其牀行至省大吏親至榻前從臾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
六日而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陜中官屬大駭乃得予假
治疾先生嘆曰將來強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
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悔之所致
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堊室平生心跡頗在堊室錄
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歛以麤衣白棺即懷堊室錄感以當含
飯權厝堊室三年方可祔葬母墓萬勿受弔使我泉下更抱憾也

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覯惟吳中顧寧人至則欵之已而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特賜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諳廟堂文字奈何强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是恐不可以塵御覽也置之先生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謬廿一史糾謬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為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反身

餘示學者晩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寬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峯南方則黄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肯沈之恨過泗之慙盖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淸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尤爲難及予二愼言愼行愼言雖以

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映學選拔貢之太學亦不趨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益抱其二親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已（孝字結穴）乃更爲之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世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問斯言或以人之大喙又惡知乎（大旨斷以數呼筆力橫絕）世道陵夷四維失託梁濁道日則將崩剝一旦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言灌灌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梨洲亭林二曲三先生皆千秋人物不可以一時槩之者文以全神寫之更無不發之蘊三先生萬世猶生矣文分三大段首段寫學術次段寫孝思三段寫隱撡以倡明絕學爲主腦以悔過自新爲眼目以大孝尊親爲歸宿嚴整明暢無一冗字閒文此先生文之至佳者